



人人都是史家

從《他者的歷史》和《大家來寫龍肚庄誌》談起

周探楷老師

一九三五年，美國史家貝克(Carl Becker, 1873-1945)發表〈人人都是史家〉(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)一文。內容說，每個人因免不了各有主觀，所以對歷史都有各自的解釋，人人都好比是位史家一樣。貝克提出這個論點，主要在強調歷史知識的主觀性；他的論調與同時代的美國史家畢爾德(Charles A. Beard, 1876-1948)和意大利歷史家克羅齊(Benedetto Croce, 1866-1952)等人十分接近，都被稱為歷史相對論(historical relativism)。

幾年前，我曾借貝克的話，也提出「人人都是史家」之說。(見《歷史的思維》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3)雖然我同意歷史知識的主觀性，但卻無心加以渲染，或藉此理由否認歷史研究的貢獻。

我只是將「人人都是史家」這句名言轉個方向，用來強調：每個人天生都賦有「認知過去事實」的權利同時，這也是他不得不從事的活動。換句話說，「認知過去事實」並非只是少數菁英份子的專利。相反地，我們應尊重包容每個人以不同的取向「認知」及「傳達」過去的事實。

《他者的歷史》(Other Histories) [克斯汀·海司翠普(Kirsten Hartup)編，



賈士衡譯，(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1998(原著1992))和《大家來寫龍肚庄誌》(美濃八色島協會編委會主編，行政院文建會出版，1999)這兩本書乍看之下，似乎完全不相干，一是由歐洲專業人類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集，另一是由台灣美濃鎮民以口述、田野調查、憶舊等方式編撰而成的著作。然而，這兩本書有個相同之處，那就是他們都不是由專業史家(professional historian)所執筆的。如果站在專業史家的立場來看的話，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「他者」，非我族類。

其實，這兩本書可以就更正面積極和更深入的層次來比較。《他者的歷史》是由七位人類學者，為了打破現代歐洲專業史家壟斷而起的。現代歐洲專業史家承續中古和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史觀，認為歐洲是同質性相當高的「單位」，它有其「特色」(uniqueness)，更有其「連續不斷」(continuity)的傳統，或者說歐洲史的發展有一線型的主軸。歐洲專業史家不僅常以「歐洲中心論」(Eurocentricism)鄙視非西方世界，而且也忽略歐洲內部的「邊陲」地區。所謂「邊陲」，可能是指冰島、科西嘉島、義大利南部等等天涯海角之外，但也可能是指任何少受歐洲文明教化的鄉村荒野。在歐洲專業史家的主觀之下，這些地區的村民孤陋寡聞、見識淺薄，完全缺乏「歷史知識」，更不懂得什麼是「歷史」。簡單的說，歐洲專業史家一向「捨我其誰」，瞧不起這些「他者」，認為他們沒有歷史。《他者的歷史》的七位作者秉著現代人類學多元文化論的態度，並吸取史家重視「變異」的歷史思維，各自以一專題，深入某一地區(如冰島、科西嘉島等)，探討當地居民如何認知和傳達過去的事實。所謂「他者的歷史」就是肯定他者也會製作歷史(the making of history)。這本書的編者在導論中說：「各個世界有其本身製作歷史的模式，以及其本身思考歷史的方法。任何歷史的這兩個方面都是密切交織。」(頁24)

《大家來寫龍肚庄誌》的執筆者既非專業史家，也不是專業人類學者，他們是美濃鎮上當地一群業餘的文史工作者。他們因為參與台灣省文獻處所贊助的一項社區總體營造計畫：「大家來寫村史」，而著手書寫自己的「村史」(或地方史)。按這項計畫的主持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的說法：「當初我們設定的『大家來寫村史』的村史書寫，是希望將長期以來由專家、學

大家來寫龍肚庄誌

大家來寫村史：國家參與式社區史種籽村建設計畫



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 美濃八色島協會

者所進行的『歷史書寫』釋放出來，改由在地生活者、業餘者透過共同參與，並以檢驗、摸索的態度來『書寫歷史』。我們一開始便是主張：這種歷史書寫，與其說重視學院歷史專業訓練所強調的冷靜客觀，勿寧更希望呈現當地人經驗中的喜怒哀樂，甚至恩怨情仇，使歷史中有生活者自己的感情，使歷史不只是與自己無關的『知識』。同時，我們也希望透過大家共同參與一起書寫，可以使村民在過程中重新認識自己的鄉土，並體認自己與群體的關係，凝聚出社區意識。」(頁2)

由此可見，<<大家來寫龍肚庄誌>>與<<他者的歷史>>一樣，都肯定：每位他者都是史家。這個觀念正好與我的想法「人人都是史家」不謀而合。

在「人人都是史家」的前提之下，我們當然容許每個人各自表述，各以自己的取向製作歷史。然而，假使人們有意將所製作的歷史與別人溝通分享的時候，他們的「作品」就必須接受別人的評論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應該有些共同的準則來批評他者所製作的歷史。這些準則首先應和評論專業史學作品不同。近百年來，專業史家已建構了學院派內部本身的評論準則，然而人們似乎摸不清如何判別他者所製作的歷史。我們應該先掌握他者是如何認知和傳達他們自己的歷史，而後以他們的取向評論他們作品的得失。這好比品嚐食物，應以當地的口味（如台菜或浙江菜）評定該道菜是否夠水準。也許我們很難評定那一件「歷史作品」屬於上乘佳品，應名列第一，但卻可以肯定任何缺乏誠摯之心的「作品」絕對是不夠格的。如果非專業的或他者的「歷史作品」含有濃厚的現實利益，必然損害本身的品質。

<<他者的歷史>>和<<大家來寫龍肚庄誌>>都呈現了誠摯之心，這是他們另一項相同點。專業史家應該肯定它們，接受他們，甚至以謙虛之心向他們學習。